

# 百年慕畴堂：通海垦牧公司的文化符号

□沈惠忠

## 史海回眸

如果将通海垦牧公司誉为苏北沿海农垦事业的皇冠,那么公司营运中枢——议事大厅“慕畴堂”无疑是皇冠上的明珠。慕畴堂之名,系张謇先生所取。慕畴,即“仰慕田畴”。田畴何许人,让清末状元张謇如此敬重?田畴,字子泰,东汉末年隐士。好读书,善击剑,屡立战功,却从不愿封爵受禄。最后他带领族人进入徐无山,选择一块深幽而又平敞的空地居住,亲自耕种粮食供养双亲。田畴的理念是开垦荒地、制定法律、开办学校、整治礼典。短短几年,前来归附者逾五千户。这里民风淳朴,道不拾遗,秩序井然,俨然成了世外桃源。曹操上表,说田畴文雅优备,忠武又著,和于抚下,慎于事上,量时度理,进退合义。陶渊明也为其写下了“但闻田子春(泰),节义为世雄”的诗句。



慕畴堂复原图



张謇题写的对联



张之洞为垦牧公司题联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策者们“研究事理”之处。

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是在总公司开的,开幕式会场原定在慕畴堂,公司特地打造了一两百张精致的骨牌椅子。除股东外,还有好多名士宾客,参会者众多,慕畴堂容不下,改在公司大栈房里开,张謇临时写了大字横幅“大利归农”。时隔一天,公司股东们议决总理提案,会所移至慕畴堂,在此制定了公司发展的重大方案。

另外,公司每年春节都要在慕畴堂举办团拜活动,堂上摆六桌酒,招待各堤经理及同事。慕畴堂后张謇接见客人的议事室中,另摆一桌,由协理江知源陪同地方绅董及典当管事,木行经理、总账房等年纪大的公司老职员。公司众执事人欢聚一堂,回望过去,展望未来,信心倍增。

1918年3月张謇在《总理手谕》中提出:“查开办以来股东姓名及股数,又办事人姓名、籍贯,列为二榜,将来悬挂于总办事处议厅(慕畴堂)之上,此开辟垦牧乡自治模范之主动人也。”

### 三

张謇的慕畴情结渗透了通海垦牧公司。粮串,即完粮(交纳税赋)证书,垦牧公司各堤都有一册粮串。原先公司分划八堤,即各自使用“垦牧公司第X堤”户名。沙田案后,地亩有所变动,张謇将“垦牧公司第X堤”统一改为“垦牧乡第X堤慕畴堂”户名,即在堤名后面增添“慕畴堂”三个字。如张謇起草的1926年6月22日《致海门县周县长》公函中就提出:“第五堤内改地计23223亩3分6厘8毫,合完钱粮105两4钱3分4厘,应请改注:垦牧乡第五堤慕畴堂户名为一串,以符定案。”以此类推,海境合计掣给四串,以符名实。

三年后的1929年5月1日,通海垦牧公司常务董事于敏之按照公司总理张謇生前做法,在《呈吕四场知事张文》中,将通境各堤原名“垦牧乡第X堤

粮户”的粮串,改名为“垦牧乡第X堤慕畴堂粮户”。如“第一堤地,计20201亩4分1厘6毫,合完折课银168两3钱2分8厘。请注为垦牧乡第一堤粮户慕畴堂为一串。以前注名第一堤之粮串,即请注销,以符定案”。以此类推,通境合计掣给七串,以符名实。

通海垦牧公司缴纳粮赋的证书户名,每堤一串,先前都是以堤名为户名,现均在堤名后面加上“慕畴堂”三字,以符名实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“慕畴堂”实际上就是通海垦牧公司的化身和代名词。

### 四

张謇率先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,1921年1月20日又委托区长沈仲辉召集垦牧区热心教育人士,创办慕畴女子初级小学校。筹备会上,选举校董五人,制订了章程,并择定海复镇公司街西南端侧(道教场所)垦牧公司“唯素园”(专供公司职员喝茶饮酒消闲娱乐之处)的房屋三间,作为临时校舍。一年后,公司拨款在此区域另建慕畴女校。这是一座法式小洋楼(两层木楼),教室面积160多平方米,红瓦、粉红色墙壁,青砖场地,很有气派。教室台凳均为广漆,色泽鲜亮。校园内有假山、花圃、篮球场等,厕所内另设幼稚马桶,专供幼稚班使用。慕畴女校基金由垦牧公司拨付,平均每年约6500元(国币)。

女教师丁蕴辉(南通人)兼任校长,她管理严、要求高,教学上很有一套。据《启东县教育大事记》记载:1931年4月25日,垦牧区组织“识字运动会”,慕畴女校参与了游行宣传。1935年,教育界组织四年级毕业会考。考试科目是语文、算术和常识,由曹家镇小学、海复镇小学和慕畴小学参加。经严格考试,慕畴小学得了第一名。

### 五

值得一提的是,慕畴堂还是张謇放

飞心灵的殿堂。他因事务繁忙,很少来垦牧公司,但每次来时,不是坐上独轮小车下乡走访,便是召集执事人聚集慕畴堂议事商策。他兴致所至,写下了不少与慕畴堂有关的诗篇,如《慕畴堂下梅花柏秀喜而有作》《慕畴堂雨中看梅》《慕畴堂西苑牡丹》《慕畴堂西苑龙爪盛开》等。其中《慕畴堂下梅花柏秀喜而有作》一诗,寄托了张謇的家国情怀:“冰霜已脱勿忘戒,斥鹳能春足自豪。更与商量怜护法,培泥衬石不辞劳”。至于民国九年(1920)五月十八日所作《慕畴堂西柏》,更是张謇艰苦创业、有所担当的写照:“一岁一相见,樛森映我眸。盈庭笼翠暖,近瓦拂苍沟。寒燠常林共,风烟大壑收。栋梁期汝舍,端以纪春秋。”

在张謇病逝入殓后的“七”数里,公司全体职工都集合到慕畴堂开追悼会。大家缅怀张先生恩德,甚为悲痛,其弟子江知源声泪俱下,失声痛哭。

### 六

与通海垦牧公司总部一样,慕畴堂消失于战乱之中。1942年7月公司第75次董事会议案:“海邑第六区、通吕吕东区地方民众及当局以总公司房屋过多,防有利用者,函公司将无用部分拆毁。本会斟酌公司办事机构日渐减缩并目前环境,可为有计划之拆卸。”慕畴堂东西厢及对过房屋,应保留为办事处并为他日改建啬园纪念馆之基础。”“拆得砖瓦木石等料公开标售,所得价款以尽先归还公司债务为原则(公司负债九万元),有余只能借垫于修筑海堤委员会急工之需。”

1944年2月,通师教导主任顾怡生先生有《过垦牧公司》诗:“留得一堂在,巍然谁再干。”诗下自注:“慕畴堂及其两厢尚存。”次年4月,顾怡生所作绝句“凝眸西北说高堂,堂已成墟径就荒。万木更无余荫在,藩墙赤立映朝阳。”自注:“高堂谓慕畴堂,甲申十二月毁”,据此可以证实慕畴堂被拆于1945年1月。

2022年,毁于战乱的通海垦牧公司于旧址复建。消失的历史画卷渐次重现,百年慕畴堂正以全新风貌,亮相在垦牧故里。

## 老行当

## 杆秤制作

□程太和

南通杆秤历史上多为个体家庭手工作坊制作。清乾隆年间,开设在望仙桥的熊万和秤号制售杆秤。咸丰年间,通州人朱玉章从苏州金通盛秤号学做戥秤回通,在长桥开设朱记金通盛秤号。民国时期至解放初,相继开设的秤号有小石桥的徐万盛、永盛祥,马家府的王祥盛,东城门口的朱正大和朱源新,西大街的邵锦盛,望江楼的盛永隆,马房角的张炳仁,唐家闸的蒋万和,加上周边的平潮、金沙、三余、石港等集镇的杆秤店计20多家。1954年,南通市公有制秤店12家,从业人员23人。

据一些制秤老人回忆,过去的老秤,可以有两面花、三面花(大多为两面花、三面花)、六面花、八面花。一般用2—3根组。八面花的名称分别是:里(怀)花、外花、面花、底花、外上嵌花、外下嵌花、里上嵌花、里下嵌花。同一组在不同的面花上可以标出不同秤的斤两。二组八面花的一杆秤,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计量,如面花为漕秤、底花为市秤、里花为老秤、外花为杂货秤。据一些老人回忆,过去,镇江商人在南通、如皋一带做生意,还使用一种镇江老秤。旧时,买卖双方还有使用“公平秤”的约定,即商定用第三方的那杆秤,以求公允。但即便是“公平秤”,也好随时做手脚。因为秤的灵敏度取决于刀口的安装。刀口分为组口和钩口,安装时必须同秤杆垂直交叉,且相互平行。稍有偏差就会失灵。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就随时换刀口,以便“吃秤”。

做杆秤的木料,一级品有老红木(东南亚进口红木)、红材、橄榄木,二级品有香红木、柞榛木、桐皂(进口)、油皂,三级品有麻栎、枣木,最差的用皂角树、桃树、杏树。上世纪50年代,因红木价格高,国家减少进口,逐步采用福建杂木。秤杆尾端要用金属材料包皮。1955年银、铜等金属材料列入国家计划供应,秤杆尾的金属包皮一度由铜皮改为铁、锌皮,秤星由银丝改为白钢丝。上世纪60年代初,南通每年生产杆秤三四千支。“文革”时期,大多数杆秤店歇业或转业,部分杆秤店匠人从业于南通衡器厂改做磅秤。县区杆秤店大多以维修为主。改革开放后,杆秤店生意又一度红火。1980年南通县标准计量管理所试制铝制金属杆秤,以铝杆代替木杆。

1984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》公布,计量市制改为千克制。市计量部门对个体工商户进行鉴定考核,合格者发给《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》。1987年,全市(不含县)领取杆秤生产许可证的个体秤店13家,分设在节制闸、养老院、二号桥仓库、友谊桥、虹桥、唐闸、任港路等处。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,如皋、海安、李堡等地尚有数家杆秤店。现在,做杆秤的老师傅很少看到了。

## 老建筑

## 难以忘却的大洪闸

□倪启元

从前,海门大洪镇周边大旱大涝极为平凡。小河沟浅,内河不畅,河边芦苇密密层层,造成沟河狭小,排涝极为困难。夏天略微下几天雨,庄稼受淹随处可见。每到此时,人们只能望水哀叹。这种现实环境,直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得以彻底解决。

为了摆脱小雨小涝、大雨大涝的现实,彻底解决内涝灾害。1956年,当地政府攻坚克难,因情施策,在困难突出、矛盾较多的情况下,及时排除各种干扰,想方设法在大洪镇西首建起了一座闸。为了建闸,又在闸的北边拆除了一座古庙及相关民房,且开掘了一条较阔的河,并将此河与北边的青水河相连接,从而彻底地解决了大洪镇周边方圆几十里的内涝灾害。

当时建造大洪闸,人们奔走相告,人来人往相当热闹。建闸时的情景总像电影一样铭记在人们心间,是那样的清晰,那样的动人。

建闸的设施可以说十分简陋,根本没有什么现代化装备,就拿打桩这一过程,是相当的笨拙与费力。为了打好基础,人们不得不在打桩部分充分搭建好平台,在平台上建好木架,将一根根10米以上的木头,头向下根朝上,然后在木头的根部套上铁箍,以防木头被断裂,在木板上方装上二吨以上的铁墩,由三十几个工人一齐发力,将铁墩向上拉高,然后从上边几米高的地方突然放下,借助铁墩的重力,将木材一点点全部压到泥河中,以达到设计标准。

安全第一,质量为本。虽然劳动强度很高,工作条件又相当艰苦,但工人们毫不气馁,迎着困难上,向着困难冲,大家团结一心,不断用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创造成功的纪录。气氛热烈,号声震天,铁墩在人们的努力下不断地上下运动,不时地循环往复,一根根木头不断地被打入泥中,从而确保了建闸基础的牢固。

为了保证岸基的牢固,在河边打夯的人们齐心协力,十个人为一组,有两个人把夯,指挥着如何打夯。把夯的人喊着:“嗨嗨、嗨嗨,同志们啊,加油干啊,齐努力呀,速度快呀。同心协力,精神美啊。”还有的人喊着:“哎呀哎作里呀嗨,哎作哩呀嗨,哎、哎、哎,哎呀哎作里呀嗨……”进度在人们号子声中不断地被刷新。

通过工人们的不懈努力,一座漂亮的大洪闸在1956年屹立在人们面前,当时的县长赵洪程还亲笔题名“大洪闸”,笔力苍劲,富有韵味。经过此闸,人们看到这三个字,总会产生一种回味无穷、遐想颇多的感觉。

闸只有一门,高十米左右,由一根根四十厘米见方的木方料构成,开闸关闸极不方便。后来改用独门铁闸进行开关,加之机器作用,使得该闸的引水排涝,船只进出更为方便。闸的东边建起了闸管所,不但加强了对闸的管理及使用,而且在闸门的南边装上尼龙网,借着开闸的机会,将内河的鱼虾蟹装入网中,以此出售,增加了一些收入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海门至启东的道路拓宽,闸上仅有十米左右宽的通道已成瓶颈。因此,在上世纪90年代大洪镇老闸被彻底拆除,在原闸向南一公里左右的地方重新建闸,起名为大洪南闸。

## 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csjy1000@163.com

## 历史人物

沙元炳(1864—1927)为清末进士,又集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文学家、藏书家于一身,素来受到如皋乡人的钦仰。由此,他生前经常受邀为友朋家人撰文写诗。那些诗文,有些录入沙翁遗著《志颐堂诗文集》,有些散见于老报旧刊,抑或家谱等古籍中。我于一张老报中,无意读到一篇沙翁旧作《百岁寿母篇》。如皋为长寿之乡,此作又未录入《志颐堂诗文集》,移录如下:

母氏阮,系出王家如皋车马湖。岁乙丑,年百岁,有子四。最幼者六十七,夫妇俱存。孙七,曾孙九。是岁三月二十七为其生日。邓翁璞君年七十,生日适与母同。璞君奉佛虔,异其事,力劝母诵佛,为诗代倡,迨征知交诗文以膺之。因赋斯篇。

无量寿刹寿无量,是外岂容寿者相。麻姑三见海成田,未报如来眼一放。邓翁七十礼佛诚,不斩不死薪无生。何意生日同夏母,寿车愿并三车乘。母年较翁赢一世,膝列四皓排孙曾。婆婆老福满万口,不道身已如风

灯。三多三患劝助语,八苦缠身乐亦苦。自性弥陀立地成,闻道奚烦参女偶。百岁投佛佛世有,王舍城中苦提叟。一念能弥三事缺,弹指牟尼照衰朽。猜母虽老匪实贫,翁亦等现妇女身。莲花国胜化华国,莫待经求老女人。邓璞君即邓际昌,如皋马塘(今属如东)名士,清末任职于山东,晚年回乡,笃信佛教,捐资创办“邓氏义庄”。沙元炳作有《书(邓璞君义庄记)卷子后》,录入《志颐堂诗文集》(书中误作“邓朴君”)。邓璞君晚年有乔迁之喜,沙元炳又作《邓璞君新居》。诗文存世,可见两人很有情谊。巧合的是,母子生日同一天,且寿母又迎来百岁生日,于是沙元炳应邀写下此作。

马塘官宦门第中,除去邓氏,还有李氏,沙元炳、邓璞君均为《李氏重修宗谱》撰文。沙元炳为此谱写有序言,录入《志颐堂志文集》,在此不再赘言。不过沙翁还为李家一位妇孺作传,题为《慎才公配孙太君传》。李慎才(1845—1920),句容李氏后人,善言外语,任职上海工埠

局。孙太君为其夫人。此传《志颐堂志文集》失收,故录如下:

太君孙,性淑而慧,在家得父母欢心。年二十一归慎才先生。先生家故清贫,以当会计计应沪海法工埠局之聘。忠于职务,百废具举。四十年来,无一日内顾忧者,太君是赖。太君自奉菲约,而好施与。遇贫乏告贷,辄出针黹之所入以应,不矜则脱簪环以继之。沪地极繁剧,公益慈善较多,而太君自艰苦中来,向善之心垂老弥笃,时人为之语曰:“李母,吾沪之佛子也。”其为人所崇仰如此。至睦宗族,厚姻戚,善邻里,犹太君之余事耳。太君生于清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三日,卒于民国元年六月三十日。享年六十三。生子五,长一来,不幸早逝;次一鹏,次一鸮,次一鹄,次一鸣,均有造才。生女二,长适陈;次幼妮。

天道无亲常与善人,如太君所谓善乐不德者,非耶?士大夫当风俗浇漓,祇知孜孜为利母,其得天独厚者耶?抑天将福其子孙,而先以济济之,责责贤母